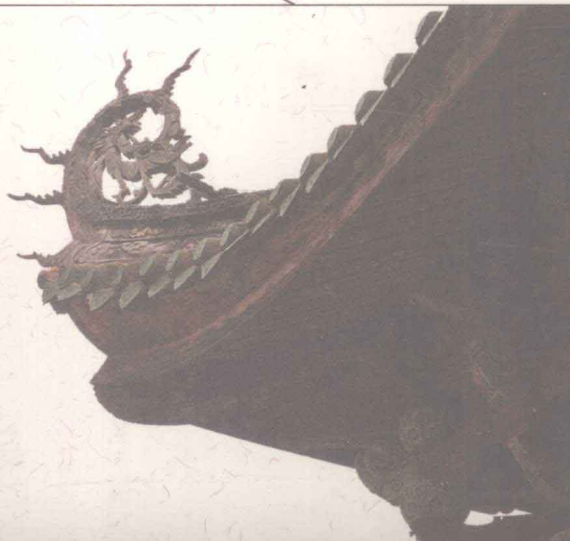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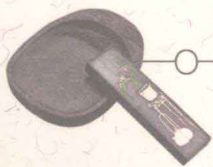


书院·闽北

金银珍 牟娟 著



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JA082155）

书院·闽北

金银珍 牟娟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TONGJI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提 要

闽北乃福建省北部的俗称,概指南平市域一区、四市、五县,即延平区,邵武、武夷山、建瓯、建阳四市和顺昌、光泽、浦城、松溪、政和五县。这里有让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感动不已的“武夷红茶”;也有让日本国民见了争着弯腰鞠躬、端着倍儿小心的“建盏”;这里更是闽学发源地,曾经的理学诸贤、考亭学派,为这方土地留下了太多的回忆,而装载回忆最多之处就是各地的书院。

作者作为福建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课题——“闽北书院在区域文化产业结构中的作用研究”项目主持人,带领课题组,历经五年时间,查阅大量史料和相关地方志,梳理历代闽北书院分布情况和发展脉络,多视角、全方位地阐述其独有的特征,并以非闽人的视角对闽北代表性书院以及与之相关的民风民俗进行了考察。

全书显现内容丰赡厚重,引证资料丰富翔实,为读者打开了一扇广泛了解闽北文化和书院历史的窗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院闽北/金银珍,牟娟著.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 2010. 12

ISBN 978 - 7 - 5608 - 4460 - 2

I. ①书… II. ①金… ②牟… III. ①书院—简介—福建省 IV. ①G649. 299. 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37599 号

书院·闽北

金银珍 牟娟 著

责任编辑 曹建 助理编辑 陈佳蔚 责任校对 徐春莲 封面设计 潘向葵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 200092 电话: 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同济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330 000

印 数 1—1500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08 - 4460 - 2

定 价 3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感悟闽北

五年前的晚秋,为了工作调动,我第一次踏入被称为八闽之地的福建,并在武夷山脚下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我登上天游峰顶,只见茫茫烟雨、蜿蜒浩荡的九曲溪环绕着座座俊秀的山峰;眼见附近山峰由彩色画面变成一幅水墨画,当云雾退去时,黑白画面又恢复了丰富的彩色。一晃五年过去了,对这片神奇的土地,可谓感悟多多;在这片梦幻般的土地上,也收获多多。

我脚下的这方土地,地处八闽之北,俗称闽北。闽北概指南平市域一区、四市、五县,即延平区(一区);邵武、武夷山、建瓯、建阳(四市);顺昌、光泽、浦城、松溪、政和(五县)。闽北四面环山,境内山岭耸峙,溪流纵横,是典型的山地丘陵地区。闽北不仅有“山”的雄伟和浓绿,而且也有“水”的秀逸和灵光。闻名遐迩的九曲溪在武夷山下绕过九道弯之后,就投入母亲河——闽江之怀抱,她一路欢笑、一路高歌,把墨绿色的清丽柔美连同无穷尽的传奇故事,分送给大半个福建。

闽北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带,东北与浙江省相邻,西北与江西省接壤,是福建通往全国的主要门户之一。独特的地理位置、山川地貌,使闽北早在五千多年前就有原始先民在此劳动、生息、繁衍。众所周知,历史上的福建是移民大省,福建地区的开发和文明,首先是对中原的开放。由于大批中原人入闽,把发达的中原文化带进福建,使十分落后的福建文明起来,经济也随之发展。福建最早的先民是闽族,春秋战国时期,越人南迁入闽,汉代时形成了闽越族。此后,北方汉人不断南迁福建,形成三次入闽高潮。第一次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第二次是唐代前期,第三次是唐末五代时期。这种入闽潮中,闽北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闽北连接江西、浙江,因而她是中原人入闽的要道。这个要道主要有三条:一是由分水关经武夷山入闽,二是由杉关经光泽、邵武入闽,三是越仙霞经浦城入闽。通过这些要道入闽的中原人



士,就在这山清水秀、社会安定的八闽之地安家落户了。通过闽北这一走廊传入福建的中原文化,在八闽之地生根、开花,乃至硕果盈枝。在此过程当中,闽北可谓功不可没。对如此这般的闽北,该从哪里开始阅读才能获得最大的感悟呢?

闽北,在一千多年前的天空下珠光宝气,佩环丁东。从纷扰的战乱中抽身逃出的中原人,腰间裹着金银,腹中盛着墨水,一脚踏进闽地。如黛青山与如织绿水徐徐展露,霎时便留住他们的脚步。该为这块土地庆幸还是该为那群中原人庆幸呢?历史在这个瞬间突然变得五彩缤纷,累累花朵竞相绽放,恰似一个美人的青春璀璨。

闽北曾经保持着文化优势,这一地区的小地方文化曾经一跃而成为大地方的主流文化:闽学、朱熹、考亭学派、被日本人奉为国宝的建盏、南宋时期的图书雕版印刷中心、被称为中国第一古窑址的猫耳山商代古窑等,都显示出闽北地区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

如果再往深处看,便可看到一个古代王国蹒跚逝去的身影了。闽越国,我们现今的话语中,已很少出现这个词了,似乎无人将它怀念。但它确实曾经威风凛凛地伫立于时间的褶皱里,族旗猎猎,号角声声,开荒拓地的艰辛和锦衣玉食的奢靡此起彼伏地上演,欢笑与辛酸都充满着质感。一个古城的遗址如今正袒露于武夷山城村西南侧,横平竖直的基石上,依旧残留着两千多年前的体温,看上一眼,便闻见古人长衣大袍上的松脂香,耳旁还有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让我感动的不仅是这种历史积淀,还有那一股股涌动的传统文化气息,更犹如一位饱读诗书并经过风雨历练的智者一般,带给我们百年长明的深邃。

这就是在闽北的感觉!一路与我们相伴而行的是柳永绮丽的才思和朱熹睿智的目光。浪漫和智慧似乎格格不入,但都不是相对立的品质。柳永,身为武夷山五夫人,这里梦幻般的山水也许正是他骨髓里最柔情的源泉吧?朱熹将一生三分之二的时光与闽北连在一起,正是脚下的武夷山这方水土,养育出了这位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巨人,一代巨匠的人生道路上的风风雨雨就在这里定格。

不仅如此,这里还有让日本国民见了争着弯腰鞠躬、端着倍儿小心的“建盏”;更有让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感动不已的“武夷红茶”,我耳边飘荡着诗人深情的诗句:

我一定要把他搁下不提,因为我觉得悲伤,
为中国的眼泪仙子,绿茶,所感动!
卡桑特拉没有比她更能卜知未来;
因为假使我纯洁的祭酒超过三次,



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
我一定要去求助于武夷的红茶；
真可惜酒却是那么地有害，
因为茶和咖啡使我们更为严肃。^①

我喜欢这样的闽北。几千年的岁月在这里重叠，千古城村、秦砖汉瓦、吴越宝剑，这些虽已成为遥不可及的陈迹，但是，在这块土地上曾经的生命、曾经的故事，如在我眼前，穿越时空的隧道向我们走来，音容笑貌依旧，精神风骨永在，仿佛有灵魂在向我昭示，很多思绪就会在这片深邃的土地中飘摇，直达心灵深处。

解读书院

对“闽北”这块土地的感悟，远比解读已成遥远过去的“书院”容易多了、浪漫多了、精彩多了。之所以“书院”难以解读，主要是其界定难上加难。“书院”这个单词无非是“书”和“院”二字构成，“书”则“书籍”，没有任何争议；而对“院”则其解意不一定一致了。

“院者，周垣也”，根据宋代学者王应麟《玉海》中对“院”字的这一解释，可知书院是指用一团矮墙围起来的一个藏书之所。这让人自然联想到现今的图书馆，古人也时常将图书馆写成“固”形，大概就是沿用此意。

对这种具有“周垣”性质的书院，到底如何界定，并非易事，专家学者见解不尽一致。有的强调书院私人聚徒讲学的特点，将书院的起源上溯于汉代的“精舍”、“精庐”，从而忽视了书院以聚徒讲学为其基本特色；有的强调书院教育规模之大小、经常化和制度的完善程度及其稳定性，将书院的起源推延至北宋初年，从而忽视了书院教育也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有一个从无到有、从萌芽到成熟、从雏型到定型的发展过程。分析各家见解大体上可以分为注重工具理性的理性主义和注重精神追求的感性主义两大类型。具体而论，李国钧、李才栋、邓洪波等学者则属前者；皮介行等学者便属后者。

李国钧先生在其《中国书院史》一书中，对书院是这样界定：

书院教育是指以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收藏一定数量图书，聚徒讲学和研讨，高于一般蒙学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其中：广收图书、聚徒讲学为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②

① 拜伦. 唐璜(上)[M]. 朱维基,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78: 313.

② 李国钧. 中国书院史[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2.



他的界定主要依据于书院名称由来的考证和历史上市院产生的客观性条件。李国钧先生借用宋代学者王应麟《玉海》对“院者，周垣也”的解释，对书院“藏书”之功能进行了训诂学角度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李国钧先生认为“书院以相当数量藏书为其先导，为其特殊使命，为其教学活动的特殊条件，那么这种教育机构只能产生于印刷术盛行的唐代后期”，^①并进一步指出由“图书馆”性质的书院到“学校”性质的书院的演变不可能一天完成，它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之后，李国钧先生尤为谨慎地把书院“初步”界定为“书院教育是指以私人创建或主持为主，收藏一定数量图书，聚徒讲学和研讨，高于一般蒙学性质的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并且没有忘记附加一言：“广收图书、聚徒讲学为书院教育的本质特征。”^②

比起李国钧先生，李才栋先生很是果断，直言不讳地认为：

过去我们讲书院的产生，大都曾说到中国有私人讲学的传统，佛道聚徒讲学的影响，天下大乱官学废坏，士病无所于学。窃以为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才是书院产生的最重要的原因。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这是书的生产能力的突破，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方面，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变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③

二位先生不约而同地强调书院的“藏书”功能并贯穿始终，因而断定书院产生的时间固定在印刷术盛行的唐代后期，可谓工具主义色彩浓矣！

邓洪波先生的主张与上述二位基本一致。在其《中国书院史》一书的开头明确指出：“书院出现于唐代，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他认为：

书院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源于民间和官府，是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数量不断增长的读书人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校书、修书、著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传播的必然结果。^④

① 李国钧. 中国书院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16.

② 李国钧. 中国书院史[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2.

③ 李才栋. 从早期江南三书院看书院教育、科举制度的互动关系[J].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4，25(2).

④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M]. 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2.



尽管邓洪波先生把书院的“藏书”功能,进一步拓展为“校书”、“刻书”和“修书”,再把“著书”、“读书”、“教书”等相关书籍的活动罗列进来,但他终究还是把“藏书”功能放在了与“书”有关的所有功能的头等位置。可见“藏书”功能对书院的存在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他之所以这般强调书院的“藏书”功能,是有其针对性的,他认为:

学校性质的书院虽然是后世书院的主体,但教育与教学不能涵盖书院的所有功能,更不能无限度地强调这种功能,而将书院仅仅定义为某种程度和某种性质的学校。这样做的危险是,历朝历代曾经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的不具有学校性质的那部分书院就会被人为地排斥到我们的研究之外,甚至会出现后来的研究者要将数百上千年前的先人们创建并实际营运过的一些书院置于假货之列,而以时髦的“打假”口号粗暴相向的局面,硬性地将古人创建并真实地服务于当时社会的书院说成是假书院。这显然有违史学家研究的常理,为本书所不取。凡一切真实存在的书院,我们都将恭敬以待,丽正、集贤,概莫例外。^①

他定义的书院涵盖面广矣!既“源于民间”,也“源于官府”;既是“藏书”,又是“教书”;既有“历朝历代曾经实实在在地存在过的不具有学校性质的那部分书院”,也有成为“后世书院的主体”的、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这样,他既注意到了书院的精神要义,也顾及了书院所具有的形式特征很是尖锐的问题似乎得以解决。不过,问题还是存在,并且很是凸显。邓洪波先生对书院的定义,涵盖如此广泛,却把书院的出现年代严格限制在唐代,而唐代之前的书院,包括冠以“书院”之名的书院和不冠以“书院”之名的书院,统统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使根深叶茂、繁花似锦的书院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皮介行先生对此“总感不惬于心”,故批得七零八落。皮介行先生认为这是“将人的精神创造与历史积累断然切割抛开,而专守一词一语的训诂方式,用此方式来诠释儒学道场、儒学教育基地——书院之源头,显然离其真实、离其精神颇远”。他认为“书院是古读书人存经、读经、教经、讨论经典、校经、印经、祭拜圣贤的地方”,是“一种以传承儒学经典,以发扬儒学道统为中心工作的教育机构”,因此,不论其产权谁属,也不论其有无名称,或者名为讲堂、为精舍、为书室,均纳入书院研究范畴之内。具体而言,“就儒学繁兴,经典教育,聚众讲学,终生师徒关系,经典

①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M]. 上海: 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04: 1.



之收集校刊,护持儒学神圣价值各点而言”,孔子乃“中国文化与教育之第一伟人”,那么,“孔子的教学活动已经概括书院所有的核心功能,要探寻书院之始源,无疑应该以孔子的教学为滥觞”。^① 基于这种认识,皮介行先生进一步画出书院的未来蓝图:在工业文明、工具理性为主流的世俗环境之中,书院作为护持圣道道场,为弘扬中华学统的再兴再起,理应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皮介行先生这种着眼于儒家教育的主张,注重的是书院这一特殊的教育形式所具有的精神要义,不拘其形式特征、不讲其客观条件,这种主张,以儒家学风的复兴来重构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无疑具有前瞻性意义。然而,这种过于笼统的研究范畴,因其难以探究其研究对象的演化过程,就会导致研究模式的静态化,更是无法对研究对象进行量化。这些都不利于书院这一特殊的教育形式的历时性研究。

其实,对研究对象的共时性或历时性研究,并不是相互矛盾的对立体,它们既有其独立性,又是相互依赖的两个不同方法、不同视角而已。二者好比把树干加以横切和纵切后所看到的断面一样,它们是一个依赖于另一个的,纵的断面表明植物构成的纤维本身,而横的切口是纤维组织的个别的平面;但是第二个断面与第一个断面不同,在纵的断面上要求发现纤维之间的某些关系是不可能的。鉴于这种认识,既不会把人为断代之前的冠以“书院”之名或不冠以“书院”之名的书院无情地排斥在研究范畴之外,也不会漫无边际地豪唱书院咏叹调。

本书采用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参照各地方志在内的有关史料,对闽北书院进行进一步考证,探究闽北书院整体发展脉络,为其寻根探源。本书所涉及的闽北“书院”主要是指所有在闽北地区有过活动的书院、精舍、书堂、讲堂等。之所以把书院涵盖范围如此扩大,是因为这些书院既有具备教育教学功能的学校,又有不具有学校性质但是又被称为“书院”的那一部分书院,还有个人的藏修之所和祭祀之所。众所周知,毕竟“教育与教学不能涵盖书院的所有功能,更不能无限度地夸大这种功能……硬性地将古人创建并真实服务于当时社会的书院说成是假书院”。^② 而考虑到书院的基本性质在于讲学和教育,故精舍、书堂、讲堂等虽无“书院”之名,却具有书院之实。实际上,这些机构也被写入历代各地方志《学校志》的“书院”条目之下的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也有不少论者主张把各类“书院”分门别类地区别对待,并为

① 皮介行.谈书院的价值与意义——儒学教育精神的重建[J/OL].和平书院. http://www.pinghesy.com/data/20070604/article_1057.htm.

②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1.



其定性,如:

- 官办书院: 地方官员牵头创办的书院;
- 民办书院: 即非在职官员领衔或民间人士创办的书院;
- 读书之所: 有些书院虽有书院之名,但并没有讲学活动,仅为一些名人读书之所;
- 祭祀之所: 有些书院在创办之初就是为了祭祀所用,其功能就相当于祠堂,非讲学之处;
- 刻书之所: 有些书院仅是刻书之地,并非讲学之所。

不过,需要关注的是“官办书院”等这些概念,从逻辑学角度来讲,其外延并不是不相容的反对关系,而是相容的交叉关系,即这些概念的外延有一部分重合。比如,“官办书院”和“祭祀之所”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就具有交叉关系,故有些“官办书院”也可能是“祭祀之所”;同理,不少“民办书院”也就是一些名人的“读书之所”、“刻书之所”,或者是“试茗之所”。

其次,上述这些分类标准相当含糊。学界历来对书院的办学性质众说纷纭、缺乏统一标准,如所谓“官办书院”,是指朝廷、官府办的书院,或是官员个人办的书院?亦或是官员率领僚属、士绅办的书院,还是朝廷命官以个人身份在家乡所办的书院?这些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看似没有多大差异,但是细细研究起来头绪相当复杂。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一所书院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官办书院”,应该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官府批文。一所书院,无论其级别,是省级的还是县级的,应该具备其主管机构,或相应机构批文或具文,所谓“奉文设置”便是,真正做到名正言顺,否则可谓名不正言不顺。清乾隆年间,包括闽北地区乃至福建各地的诸多正音书院正是“奉文设置”。

第二,官府授官。官府授官主要是出于书院主持人人选问题上官府所行使的权利和影响考虑。传统意义上的书院主持人,我们叫山长。这位山长是书院的行政组织者,又是书院的学术带头人,更是书院的灵魂般的人物。所以其学识的高低、人品的好坏直接影响书院的盛衰进退。因此,山长的人选历来备受重视,中央下派任命、时任官吏任命或者聘请,形式不拘一格。时任延平知州的陈宓举建延平书院之后,礼聘朱熹门人、大儒蔡念成为堂长正是代表性一例。

第三,官府拨款。这个拨款,无论是学田形式的,还是划拨银两形式的,这都是书院日常运营中必不可少的支撑,书院的日常开销、山长的薪俸等,都是从这里开出,很多书院支撑不下去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缺乏资金支撑。所以官办书院的办学经费,有官府划拨应该是天经地义。



那么,各地各级书院中,符合上述三条者寥寥无几,即便是清乾隆年间的正音书院口口声声“奉文设置”,但是大部分是只有“文”、没有“款”,也没有“官”授。由此而论,难道这些曾经为教授“官话”遍布八闽之地的书院,就有不归入“官办书院”之理吗?非也!可见,判断一个书院是官办还是民办,可不是一件很容易做得到的事情,加上不少书院在办学过程当中,由于种种原因,其办学性质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岁月变迁,不少书院性质早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来的祭祀之所开始聚徒讲学;原来的民办书院纳入官办渠道,成为与官办州、府、县学同等待遇的官学等等,如建阳的考亭书院。考亭书院是理学大师朱熹于南宋绍熙五年(1194)创办的书院,按照“非在职官员领衔或民间人士创办的书院”这一标准,它理应是一所“民办书院”,但是元朝时,通过谢枋得向“建宁路毋府判”举荐,官府任命朱熹三世孙朱沂为考亭书院山长。

毫无疑问,书院的发展历程,很多都是在这种时官时民、半官半民的交错交替中推进的,官办的,或者是民办的办学性质,不一定自始至终适用于相关书院,这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从这个意义上,历史上的书院应该是有别于官学、私学的另一种学校,既有官学的性质又不同于官学,既有私学的性质又不同于私学,即书院是另一种与官学和私学鼎足而立的特殊学校。书院同从中央的翰林院、国子监、太学,到地方的各级府学、县学构成“两级”,而这“两级”是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作用的:

要想全面地比较出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和欧洲高等教育的异同之处,必须从相对的两极来进行研究。一方面,中国的科举制度及其相应的教育机构——翰林院、国子监(主要教育对象是王公国戚的后代)、太学,以及从省、府到县的由一系列考试而搭成的“成功阶梯”,其顶点是“殿试”,即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高级别的考试。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种独特的教学和学术机构——书院。即一种类似学者社团或“学院”的机构。书院一般与官府没有直接的财政关系,主要靠所拥有的土地收入来维持。这种教育组织的主持人通常是“学术大师”,他主要是依靠自身高深的学术造诣,开学授徒和聚众讲学。^①

鉴于这种认识,再对书院进行官民之类的分类是毫无意义的。不过,既然如此,还把书院官办、民办地分类归口是为什么?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便于疏理。疏理什么?主要是疏理其办学性质(即便不是贯穿始终也罢)、疏理其创建目的(即便是短暂的也好)、疏理其特征

^① 许美德. 中国大学: 1895—1995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 许洁英,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0: 26.



(即便是某一时段也可)等。

诚然,书院伊始,只是一种藏书楼或学者们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问题的场所,后来才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教学机构,它是与科举制度紧密相连的一种国家或民间机构,既相互分离,又相互作用。之所以这样说,因为一方面,书院在其学术研究中,并不完全拘泥于古典的儒家正统观点,而是对它进行多方面的诠释和评价,与国家正统相对立。可是,另一方面,书院给为封建王朝势力服务的儒家经典提供了新的生机,从根本上维持了封建王朝秩序。

总而言之,书院是师授生学的教学机构,而且是士林研究学问、传承文化、实施教化的重要基地,可以说它是传统教育中最具特点的教育机构,具有极为鲜明的性格和独特的气质。与各级官学比较起来,它虽然也有官办的成分,但更多地由私人或民间力量创办,也主要由私人管理和组织教学,具有较多的私学的性质。在此意义上,书院有别于以参加并通过科举考试为目的的官学,书院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完善个人品德和增进学识,也就是所谓的“为己之学”。书院又不同于一般私学和所有官学中单纯的师授生学的被动学习,以学生的读书思考为主,辅之以硕儒的会讲、师生间的讨论和学生相互的切磋琢磨等教学形式。再则,书院有别于各种类型的学校,书院有其自身的“血缘渊源”或学术师承,它最典型的体现是,书院祭祀本学派的宗师,祭祀“过化”和“经行”书院所在地的先贤。这是书院的本质特征之所在,亦被人们看作是书院的精神或传统。

如同人世间的新旧交替、时代变迁,书院的适时变化也是其存续和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也是尊重历史事实、恭敬对待一切真实存在的书院的客观态度。正是抱着这一态度,笔者采用宏观把握和微观研究相结合、书斋式研究与田野普查和存录相结合的方法,对各地方志等相关史料中已有记载的历代闽北书院予以考辨和阐释。这样,才能避免闽北各地的书院人为地支解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我们都很清楚参天之本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之理,还闽北的历代书院以清澈的面孔。

另附一言,书中福建行政区域划分均按照目前区划标准;而闽北十县市区的顺序则以延平区为首、四市以建置顺序为排序依据,五县以建置顺序、面积大小、人口密度等作为排序依据。

余 记 珩

2010年7月于 癸 真 山

目 录

自序

第一篇 闽北书院史略

第一章 起步与成长：唐和五代时期闽北书院	2
一、千年弦歌不绝如缕——鳌峰书院	4
二、登锦之地书剑飘香——和平书院	7
三、梧桐树下千年景观——梧峰书院	8
第二章 顶峰与成熟：两宋时期闽北书院	10
一、宋代闽北书院概览	10
二、两宋时期闽北书院择例	23
第三章 延续与传承：元朝时期闽北书院	63
一、元代闽北书院概览	63
二、元代闽北书院择例	72
第四章 发展与辉煌：明朝时期闽北书院	78
一、明代闽北书院概览	78
二、明代闽北书院择例	93
第五章 普及与演变：清朝时期闽北书院	102
一、清代闽北书院概览	102
二、清代闽北书院择例	113

第二篇 闽北书院品论

第六章 闽北书院与“南迁入闽”	128
一、熊秘与“鳌峰后人”	132
二、黄峭与“遣子诗”	134
三、朱松、朱熹父子	136
四、刘子翬与“三忠一文”	139
五、蔡元定与“蔡氏九儒”	144
第七章 闽北书院与理学名家	149
一、朱熹的先师长辈	149
二、朱熹的书院情结	153
三、朱熹的门生弟子	164



第八章 闽北书院与建本书籍	172
一、书院与坊刻之共赢发展	172
二、书院刻书与闽学发展	174
三、建本书籍与闽北教育	178
四、建本书籍与闽北书院	179
第九章 闽北书院建筑的文化解读	181
一、闽北书院建筑的选址意向	181
二、闽北书院建筑的布局结构	186
三、闽北书院建筑的装饰语言	189
第十章 闽北书院山长史话	192
一、闽北书院山长考论	192
二、闽北书院历任山长介绍	198
第十一章 闽北正音书院史话	207
一、从“禽声鸟语”到“雅言正语”	207
二、漫漫正音之路——闽北的正音书院	210
三、唱到最后——邵武的正音书院	217
第三篇 闽北书院卧游	
第十二章 “福建第一街”探幽——记邵武和平古镇与和平书院	222
第十三章 走在“哲学家小路”——记武夷山五夫与屏山书院	226
第十四章 寻访“蔡元定”——记建阳西山与西山精舍	230
第十五章 “吾道不孤”！——记考亭书院与建阳考亭村	236
第十六章 千秋剑魂——记松溪湛卢宝剑与湛卢书院	242
参考文献	246

第一篇

閩北書院史略

第一章

起步与成长：唐和五代 时期闽北书院

闽北，我脚下的这方热土，是有着历史积淀，又是文化涌动的土地，她如同一位风姿绰约的少女亭亭玉立，又如同一位饱读诗书的智者经历了风风雨雨。因此，她是耐读的、有着隽永的深邃。这里有古越遗风、中原文明、朱子学说、物华天宝……这些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在我眼前闪闪发光；这种历史底蕴、文化魅力的土地，远比钢筋水泥的都市更令我温暖、亲近。我喜欢这样的闽北。

尤其是当我们走进闽北各地的书院院落，就像一片羽毛在清冷幽深的长廊飘翔。那些门窗内的寂静、神秘、悠远，和风般将岁月轻拢在手中，一种真空般的力量让我们激情涌动，却无法发出一点惊奇的声响。那样的时代、那样的院落、那样的人、曾经那样地给了岁月慰藉，给了文化力量。的确，一个朝代的终结，必然是以战争的形态来挥手告别；一个朝代的开始和继续，必然离不开文化的穿针引线，而文化的传承源于教育。这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西周时期，就有了由国家控制的很完备的学校教育体制。众所周知，社会的进步、国家的长治久安都需要文化力量的推动和统治。国家需要通过对民众和官吏统一的教化，建立尊神事鬼、以乐造土、四时农桑的基本秩序。

不过，为政体服务的学校必然随着国家的兴衰而兴衰，西周衰亡后，官办学校也随之消失。春秋时期，孔子创办私学，创立了儒家学派，开创了有教无类、学在民间的新格局。但是他没有教学场地，也没有经济支撑。他的私学生涯几乎是在贫困和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尽管他有三千弟子，也培育了许多高徒，他的苦行僧式流浪教学只能在他离世后无人承继，只能戛然而止。秦代采用了焚书中进学的政策，谁也未曾想读书居然会成为一桩罪，书本和书生居然会令当权者那么惊恐和仇恨，可惜那些天籁般的妙思和经天纬地的雄略在强权的烈火中化为了灰烬。汉代是官学和私学并存，国家设太学，立经学博士，招博士弟子，私学称为精舍。大师在讲学时，听者达数千，盛况堪称奇迹。

中国的文化在唐代步入了一个几乎空前绝后的巅峰时期。科举制度的确立、官学隆盛、学习风气高涨，许多学子走出僻静的庭院，到喧哗



的仕途寻找位子。书院之名就源于唐代,这时的书院是政府文化机构,还没有发展成学校。此后,民间也出现了许多书院。《全唐诗》中出现的书院大多是指私人读书的地方,有些已开始具备了治学、讲学、会文等功能,可以看作是中国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的开始。

唐和五代时期,在全国范围内见于诸文献记载的书院只有 70 所^①。这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只能算作起始阶段。尽管如此,分别从民间和官衙中脱胎而出的书院,带着各自的特征和传统,已然发育成长起来,成为诸多学者校勘各种典籍、著书立说的重要场地,同样成为读书人藏书与读书之重要场所。不仅如此,书院是师生之间问学讲书、教学授受的学校,同样成为文人墨客游宴会友、吟诗作文的尽兴之地,开始承担起整理、改造、更新、传递儒家文化的重担。

闽北地区的书院,作为福建乃至中国书院的一部分,同样起步于唐和五代。自唐至五代,闽北共建书院 3 所,它们分别是建阳的鳌峰书院和邵武的和平书院,以及政和的梧峰书院。上述三地书院都是为教育族人子弟而设,均为唐末和五代创办。那时唐朝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义师四起,经济待兴。闽北僻处一隅,尚能保持一个比较安定的局面,因而兴学已为时人所重视,但书院为数还不多。

根据黄仲昭的《八闽通志》、台湾华文书局《福建通志》和《福建省情资料库》所载福建各地方志相关记载,将唐和五代时期的福建书院列表如表 1-1:

表 1-1 唐和五代时期的福建书院一览表

院 址	名 称	创建时间	创办人	备 注
莆田	湖山书堂	南朝陈永定元年(557)	郑氏三兄弟	后改名为灵岩精舍
漳州	松州书院	唐景龙二年(708)	刺史陈元光	
仙游县	文昌书院	唐	陈易	
	枫江讲堂	唐中和年间(881—884)		
	东山书院	唐末	杨在尧	朱熹讲学处;东山“四园”读书处;郑璞曾主持书院
建阳	鳌峰书院	唐乾符年间(874—879)	熊秘	
邵武	和平书院	后梁开平二年(908)	黄峭	
政和	梧峰书院	唐和五代	许延二	
古田	蓝田书院	南唐(955 前后)	余仁椿	

①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M]. 上海: 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 2004: 50.